

中国小小说典藏 (第四辑) 主编: 杨晓敏

雨中的祖父

牧 毫 著



河南文艺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四辑）

主编 杨晓敏

雨中的祖父

牧
毫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中的祖父/牧毫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2

(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4辑/杨晓敏主编)

ISBN 978-7-80623-904-9

I. 雨… II. 牧…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64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37.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7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904-9	定价 144.00 元(共 12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小小说谈片（代序）

汪曾祺

希腊人对于“诗铭”的要求是：诗铭像蜜蜂。一要蜜，二要刺，三要小身体。这要求也可以移之于小小说。一篇好的小小说应该同时具备：有蜜，即有诗意；有刺，即有所讽喻；当然，还要短小精致。

小小说是小的。小的就是小的，从里到外都是小的。“小中见大”，是评论家随便说说的。有一点小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谁也没有真的从一滴水里看见过大海。大形势、大问题、大题材，都是小小说所不能容纳的。要求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概括一个时代，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

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一枝带露的白兰花，本色天然，充盈完美。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脱水蔬菜。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

干了水分，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变成一篇小小说。小小说是斗方、册页、扇面。斗方、册页、扇面的画法和中堂、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布局、用笔、用墨、设色，都不大一样。《长江万里图》很难缩绘在一个小横披里。宋人有在纨扇上画《龙舟竞渡图》、《仙山楼阁图》的。用笔虽极工细，但是一定留出很大的空白，不能挤得满满的。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

小幅画尤其要讲究“笔墨情趣”。小小说需要精粹的语言。古人论诗云，七言绝句如二十八个贤人，著一个屠沽不得。写小小说也应如此。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相声气，不要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轻佻的文体。小小说当有幽默感，但不是游戏文章。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如宋人所说的“恶硬语”。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平易，但有韵致。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1 小小说谈片(代序) 汪曾祺

1 千年的空白

3 雨中的祖父

8 同心锁

11 吉尼斯世界纪录

14 月色如水

18 飘落的过程

22 作家老鸟

25 一支香烟的爱情

28 爱情故事

31 祖母的月光

34 我二十六岁生日那天

37 山居杂记

- 39 无价
- 41 科室逸事
- 44 阿梅的幸福生活
- 48 阿梅的时装屋
- 51 招聘考试
- 53 老板送我礼物
- 58 最重要的事情
- 62 一件小事
- 66 礼物
- 69 楼道故事
- 73 汽车饭店
- 76 树洞
- 79 电话时代的爱情
- 82 青春故事(四题)
- 87 超重的信
- 91 小小说童话(代后记) 杨晓敏

千年的空白

此后的许多时日，阿鸿经常想到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这一天天气很好，大学里十几个老乡相约去踏青，阿鸿非常兴奋。其时，他在热恋着低一个年级的阿玉，很想趁这个机会，把一些平日羞于启齿的话说出来。那年，阿鸿十八岁。

阿鸿和王哥先出来，便站在学校门口等其余的人。这时，远远一朵彩云飘过来，正是阿玉。阿鸿感觉自己的心跳猛然加速，一时间愣住了：阿玉一脸的阳光灿烂，不知道什么时候，轻柔的披肩发代替了两根调皮的朝天椒，更显其青春潇洒。

“阿玉，你今天很漂亮。”老王哥儿子都有了，平时说话很随便。

“阿鸿，你说呢？”阿玉头一偏，一对闪亮的眼睛盯着阿鸿。

阿鸿嘴喃喃蠕动着，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自己都不清楚说了些什么。

这一天，阿鸿过得索然无味。

晚上，躺在床上，阿鸿痛骂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出息？有好多话可以回答，比如“我本来想讲的，让老王哥抢了先”；也可以说“阿玉不剪头发就很漂亮，剪了头发更迷人了”；还可以说“阿玉什么时候都很漂亮”；潇洒一点，还可以说“按西方习惯，阿玉应该说谢谢”……

阿鸿想了一晚上，至少有十几种回答，哪一种回答都比他当时的表现精彩，哪一种回答都不会让他如此尴尬。

阿鸿等了整整一年，一直没有机会把想好的话说出来。转眼就毕业了，工作了，阿鸿对阿玉的感情再也没有勇气表达了。

之后，六年过去了，阿鸿完成了人生旅途中一件大事：结婚。阿鸿很爱他的小妻子，但那个春天早晨的事还时常在他的脑海盘旋，挥之不去。一日，阿鸿接到一封信，说是有一个校友联欢活动，阿鸿便很高兴地去了。

最先遇到的是老王哥。俩人刚握手站定，阿玉便走了过来，时间使当年的少女成熟了，更具风韵了。

“阿玉越来越漂亮了。”老王哥笑起来。

“阿鸿，你说呢？”阿玉头一偏，一对闪亮的眼睛盯着阿鸿。

一时间，阿鸿的脑子又是一片空白。

阿鸿七年来，什么话都考虑好了，就是没有想到：阿玉问这话时，一对闪亮的眼睛正盯着他呢。

雨中的祖父

祖父那天正在地里锄草，新打的锄头在祖父粗壮的手里灵巧地翻动着。祖父干得兴起，索性脱去了外衣，随手丢在田边的老槐树下。这时，他忽然听到一声布谷鸟的啼叫，他抬起头来，引颈四望，却看见远处一个女子袅袅婷婷地慢慢飘过来。祖父正年轻，他看着看着，不觉就看痴了。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细雨就飘下来了。

那时正是三月。三月江南，燕飞草长，桃红柳绿。田野上开满了各种各样不知名的小花，空气中挤满了泥土的芳香，隐隐约约的各色虫儿鸟儿也在轻轻地吟唱，这时，忽然下了一阵江南常见的绵绵细雨，正是一幅典型的《杏花春雨江南图》。

六十年后当我又一次走在故乡的田间小道上时，也是在三月的一个细雨天气。我

小
心
鑑
藏
品

竭力想寻找当年深深吸引了我祖父的那幅图画，但我一无所获。祖父的准孙媳妇——我的未婚妻一直在抱怨路上泥泞太多，她的高跟鞋只习惯敲打城里的水泥路面。直到走到那棵老槐树下，坐在不知几百年前就放在那儿、风雨岁月侵蚀光滑的石凳上时，她才稍微歇息一下。

她问：“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看着那棵老槐树，没有回答。这棵老槐树在我的故事中很重要，准确地说，这棵老槐树在我祖父的故事中很重要。这棵老槐树为我祖父遮挡了许多年的风风雨雨。

一个农夫在江南的三月小雨中看见一个女子渐渐远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故事。我已经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在六十年前的那天上午，祖父看见了什么。所以我不能回答未婚妻的问题。就像一个外国哲学家说的“人不可能再次经过同一条河流”，我不可能走进六十年前的那幅图画；又像一个中国哲学家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所以我也说不清楚祖父当时的感受。我只能忠实地叙述我自己的感受。

“说呀。”未婚妻撒着娇。她是个典型的漂亮妹妹，她知道这一招很有效。我在漂亮妹妹的笑容里从来是没有免疫力的。

故事接下来的情节其实很简单。那个女子在三月的江南春雨中渐渐地湮没在田间的小路上，走向一个名字叫周庄的小村。这幅画面在祖父的眼睛里成为了永远的定格。祖父就这样站在雨中间，任雨浸透了他的头发。

三月的江南应该还是很冷的。年轻的祖父当天晚上就生病了。病好以后的祖父变得沉默寡言。那时还没有那个日后被我们称作祖母的女人。他就经常站在那棵老槐树下，往远处眺望。这一站就站了几十年，也站成了村人谈笑的经典。

没有人知道祖父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望的是什么，他也从来不说。我想：可能只有我知道，祖父望的方向应该是周庄吧？因为我的身体里流着的是祖父的鲜血。我想：他应该在周庄转了无数个圈以后，选择了在树下的坚守。而我对于周庄也很熟悉，因为我祖父日后娶的那个女人我的祖母也是周庄人。我想这这也是一个巧合。这丝毫也说明不了什么。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祖父在树下守候的身影刻成了一尊雕塑。这幅景象想必给我的父亲带来过许多的嘲笑和困惑，在祖父去世很长时间的今天，他依然不愿意谈起这件事情。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到城市去过上了他的幸福生活。而当我把我祖父的故事告诉我的未婚妻的时候，却引起了她的强烈好奇。虽然我深深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浪漫的传奇故事。

我和未婚妻走在家乡的田间小路上的时候，也是三月的这样一个雨天。这在前面我已经写到了。我们是给我的祖母过八十岁的生日的。村人见到我的未婚妻都吃了一惊，说活脱脱是祖母年轻时候的影子。我不记得祖母年轻时候的样子，我也无法分辨出一张青春灿烂的脸和一张饱经风霜布满皱纹的脸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好在她们很投缘，这让我很舒心。

在我们家，关于祖父的传说不是什么秘密，祖母也

从来无忌讳这一点。春天的夜晚，外面的雨声格外清晰，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祖母轻轻把我的未婚妻揽在怀里，手拍着她的背。我未婚妻忽然问：“奶奶，您幸福吗？”

祖母手一直不停，她笑着：“我有六个孩子。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哦。”未婚妻漂亮的眼睛睁得好大。

那天晚上，我和未婚妻有了一次很激烈的争吵。她是我在网上网来的一个超级小网虫。关于我们的故事很复杂很曲折也很浪漫，很能博得大家感动的眼泪和心领神会的微笑，今天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确实很不容易。这些我会在以后的小说里详细地叙述。那天晚上争吵的结果是我决定第二天把她送走。

就这样我站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就在祖父站了几十年的位置上，看着穿红色风衣的女人越走越远。槐树枝头，绿叶新发，田野上一片葱茏，江南春雨，如烟似雾。恍惚中我回到了六十年前祖父在田头看到的情景，恍惚中，我也听到了那声布谷鸟的叫声。

这是一幅多美的《水墨江南》！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走过了开满紫色丁香的小巷，走进江南的烟雨中。她一步一个风景，渐去渐远，渐去渐淡……

一阵风带着几许细雨，轻轻掠过我的脸。我猛然惊醒。我大叫一声，冲进雨中，冲向我的未婚妻。

她回过头来，正像前辈诗人写的“惊鸿一瞥”。她满脸惊慌——“干什么？”

我一把抱住她，我的嘴唇重重地印上她的。她愣了一下，热烈地回应着。一时间，没有了天，没有了地，没

有了春雨，没有了江南。其实我早已知道：没有了我们，哪里还有风景？

“你真坏。”她脸红红的，正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一笑：“我本来就是一个老实的坏人。你又不是才知道。”

她严肃起来：“给我一个理由。”

我毫不犹豫，又一把抱住她：“我爱你。这够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永远，也不知道几十年的守候算不算永远，我只知道，这一刻就是永远。

我们又坐回到老槐树下，我们说了很多。当然我在这里不能把我们说过的话都写出来，那很浪费大家的时间，在盛行快餐文化的今天很不合时宜，而且，我会感到脸红。当然，我也有一些事情没有和我亲爱的未婚妻说，比如：在祖父临终的时候，祖母央人把他抬到了老槐树下。祖父是在老槐树下含笑去世的。我不知道这对于祖母是否公平。只是祖母很平静地做了这一切。我还没有想透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对未婚妻说了，她也不会明白的。

好像前面说过：这棵老槐树在我祖父的故事中很重要。事实也真是这样——我祖父就埋在老槐树旁边。他是在三月的一个上午去世的，现在他的坟头已经长满了青草。

就在祖父看见那幅风景的六十年后的那天，我和未婚妻就这样站在祖父站过的槐树下，任暮色把我们湮没在江南的春雨中。

同心锁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南城、阿敏和牧毫坐在一个咖啡馆里，咖啡馆里人并不很多，且大都是一男一女相偎相依。三人看了半天觉得甚没意思，南城便说讲个故事吧，阿敏也说讲个故事很好，牧毫说好吧那就讲个故事。

牧毫的故事开头很令人乏味：一个农村的孩子极有才华，上大学才两年便已发表了十多篇小说，后来他被打成了右派，将要分配到西北的一个农场，这时一个教授的女儿找到了他，要跟他结婚。虽然他也很喜欢她，但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有资格结婚呢？可是教授的女儿很坚决，于是那年的5月他们便结婚了。

如果不是那个细节，牧毫的故事可能没有人有兴趣听下去。牧毫说：结婚那天，

俩人爬上西山，用一根细链子将两棵枫树拴在一起，然后用一把铁锁锁住。俩人非常认真地做着这一切。锁好后，女人将两把钥匙分给他一把，然后把自己的钥匙用力一抛，钥匙划着优美的弧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钥匙却没有丢，他把钥匙又塞回女人手里，他说：万一哪一天你后悔了，你随时可以来打开这把锁。女人拗不过，只好将钥匙收起来了。

后来的故事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简单地说，若干年过去后，他成了大作家，十几年的苦难如今都成了炫耀的资本，而教授的女儿却早已成了地道的黄脸婆。按惯常的小说作法，这时应该出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郎，事实上也确实有这么一位女士，她疯狂地崇拜他，爱他，他也爱她，但他每每想到那个5月的早晨，想到那把钥匙那把锁，他便失去了勇气。

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了，便趁妻子不注意找出了那把钥匙，带着姑娘，俩人一道到西山去开那把锁。走近一看，俩人不禁呆了：几十年过去，两棵枫树长得异常粗壮，紧紧地靠在一起，树身把铁链和锁紧紧包住，根本就没办法再打开了。

那个姑娘是哭着下山的。牧毫是这样结束他的故事的，讲完之后他便大口喝咖啡。阿敏说：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

阿敏说，真实的情况是：教授的女儿有一天要死了，她把作家叫到床前，把钥匙递给他，说：这几年我拖累了你，现在我把自由还给你。办完丧事后作家就一个人上山去，想把这件事情了结，然后了无牵挂地开始新生活。一到山上，他就呆了：十几年过去，两棵枫树长得

小说典藏精品

异常粗壮，那时刻缠绕在他心头的铁链和锁，大概经不住风雨侵蚀，早已无影无踪了。

作家一个人在山上坐了一整天，后来他就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山。他想：我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这几年的好时光呢？

阿敏才讲到这里，南城便跳起来：不对，不对。教授的女儿早就看出了作家的困惑，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后，她终于把作家和那姑娘叫到一起，她把钥匙拿给他们。她说：祝你们幸福。她知道如果不打开那锁，作家是不会安心开始新生活的。后来作家和那个姑娘到了山上，找遍了山头，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根铁链和那把锁，大概十几年的风雨侵蚀，那锁早已不存在了。整个山头，只是满目青翠在微风中摇曳。

那姑娘是哭着下山的。南城说。

南城说过之后，大家半天没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喝咖啡。牧毫看大家有些沉闷，便笑道：我再给大家讲个故事。我有个表兄在某名山鹊桥摆摊卖同心锁，那些痴心男女经常在他那里买锁锁到鹊桥铁链上，然后把钥匙丢到悬崖下，以示永结同心，万世不变。八年下来，他赚了好几十万。你们知道他发财的诀窍是什么？他所有的锁只有一把钥匙，是他在锁厂定做的。只等那些痴心男女一走，他便把锁开开来，换个包装再卖。

大家都笑起来，笑过后才发现咖啡馆只剩我们三个人了。出门的时候，大家觉得今晚的月色很好。